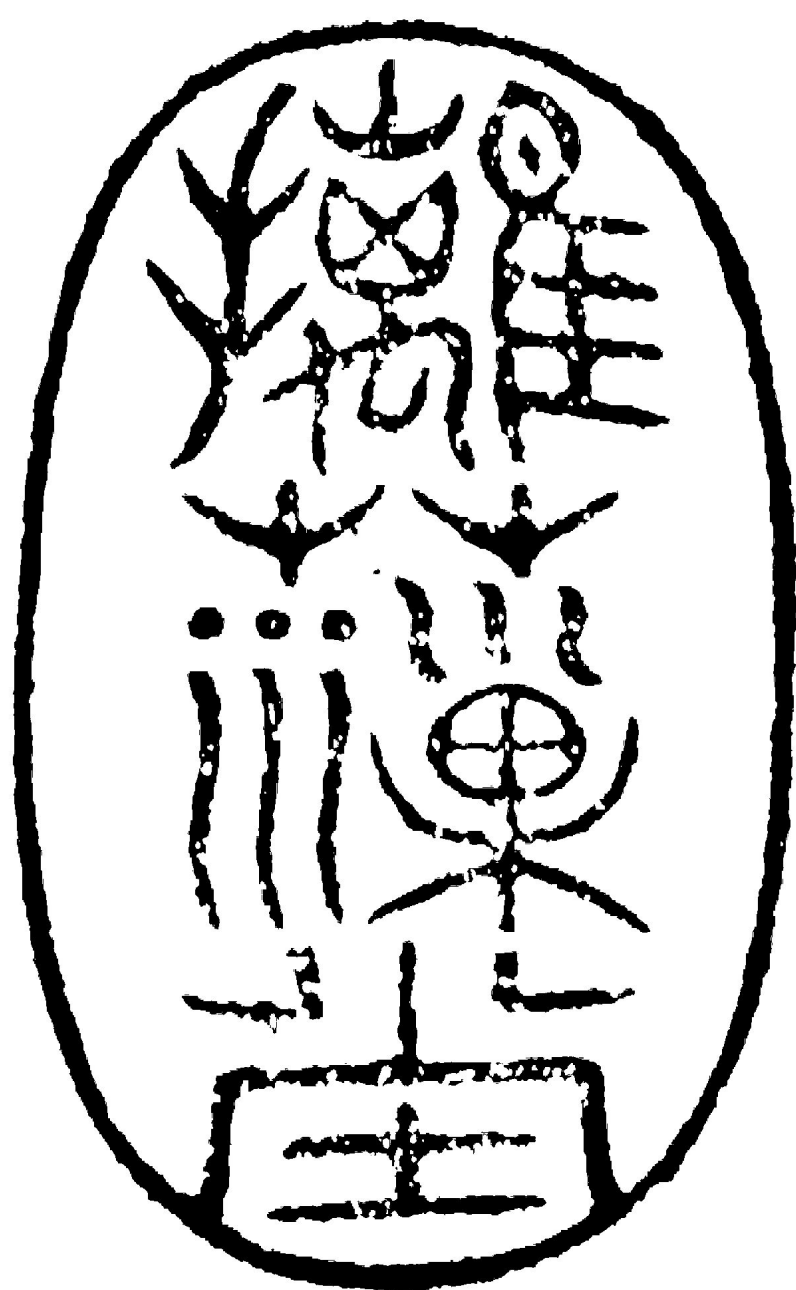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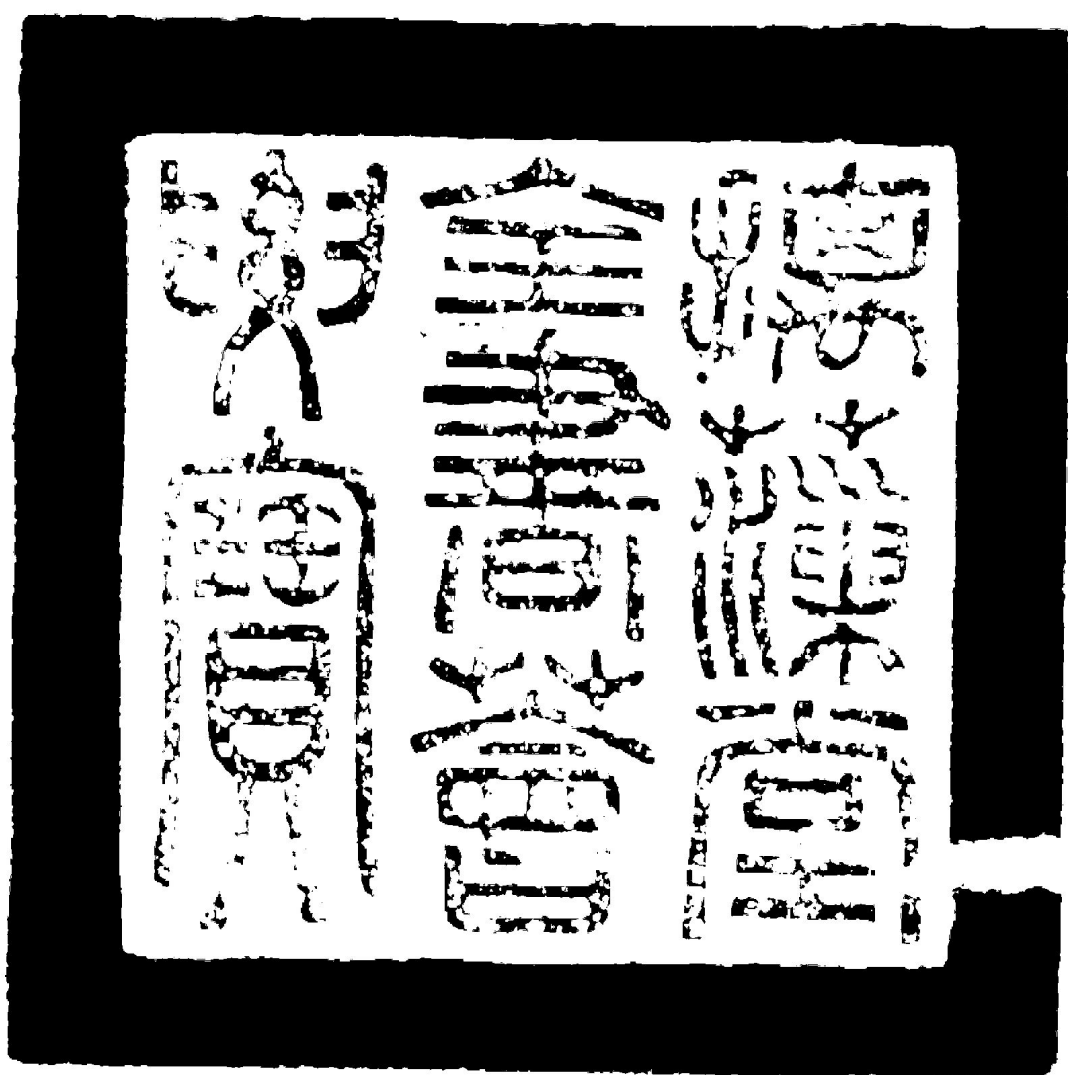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一三五冊
總集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明文衡一百卷 明程敏政編

卷四十八至卷一百

四八二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一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八

明程敏政編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四十八

諸色者也國風嘆薈蔚之朝隣楚騷悲菰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衷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於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異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衷獨

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衰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滌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興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吕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

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皐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廩周公之斷桎仲尼之蒙俱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

石越椒俱豺聲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吕公管輅袁天綱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

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
今退休於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
良所譏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
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
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
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甚衆然與若然君子
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
之下求之廷玉具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玉言棄咎而
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
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
貲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
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
外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闊曾公皆手自校讐

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
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
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
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
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
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
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
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
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
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太學居京師以李
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
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
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為之往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
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於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
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亡也必矣豈不
重可慨念哉此本子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錄蓋

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為全集所寓雖未能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為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四十八

六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事逮至京事不白公即為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

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即命拔去之池水為之亦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與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為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為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為仲啓墓銘讀於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四十八

七

北京刑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强續也載生元嬰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生毅賊

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毅齎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為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為他將幕府掾屬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皇上欲數知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為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於

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己丑太宗皇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成遠方京復當徙辭意懇切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疇昔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况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

教垂裕後世而公實以保傳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

淵而下亦皆譏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

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

元文宗時龔壩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耒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閫不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為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錄等五千冊北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邪元累朝欲修三史以

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撫缺遺彥啓名廸公四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此晉符姚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亡誼僅比陳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其下矣內陰外陽內柔外剛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畧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俟時以獻

晦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

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愿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緣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須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勉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藥熇埶堪其穢濁淫黷奚足道哉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顏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

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淫瀆之風易禮義之俗而夫婦之倫尤為大壞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別者多矣況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為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顏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況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

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王直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遠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僨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況李定輩邪先生雖為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

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定輩亦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為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

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祐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為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

雖成於王方贊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贊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十四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為宇文融皇甫鎛之徒其尚監於茲哉

題邵封禪頌藁後

右邵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四十八

七

也昔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於神明垂美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美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

足以破千古之謬為百王之明監作此詩以獻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為說此為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婿尚寶丞宋懷以此藁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為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四十八

七

明文衡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二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為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為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

題米芾遺墨

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為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克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蘓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滿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姜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

予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荊公之急迫正相反某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之傳雖一書割猶足以師法後學況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為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

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欽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其用意之筆豈可槩觀例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蒙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

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
樂點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
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旤
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
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
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
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
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
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四十九

五

書鄒浩傳後周忱

予嘗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
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
有陽翟田畫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
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
歛交游錢為治裝且慰安其母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

即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
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
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
孫今為常山王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
附於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畫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
其上世忠穆公頤浩都督湖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呂公
謂予曰吾家寶藏九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洪武間
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
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昇升乃謁以紺素表
以蜀錦韜以丹牘名公薦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
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今人見其石刻尚知寶愛況先
世所得真跡寶之當何如邪世人有癖耽玩好者見人
古書名畫輒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
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四十九

六

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矯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於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昌王君廷傑初宰宜山秩滿將入覲或以留犢圖贈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為之兆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有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祿之來有不得而辭奚待徵諸物而後知邪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誌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俟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東而趨者雙鬟

三人待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為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奕奕然顧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為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於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迨其貴也恥坐車張幔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痼何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為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焉耳夫弋獵之好有耽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子蚤志道學亦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絕而元公獨易其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兔者況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貴也非如伯子之學以克已者也然其鍾離樹績隱然為國長城光華賦詩文士為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為則已為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為虞箴也好田好女之詔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詔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姑兩存之